

1571

北史



唐 李延壽 撰

北史

第 十 冊
卷九二至卷一〇〇(傳)

中 華 書 局

北史卷九十二

列傳第八十

恩幸

王叡 王仲興寇猛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徐紇 宗愛

仇洛齊段霸 王琚 趙默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嶷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欒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郭秀

和士開安吐根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齊諸宦者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睪之利，射咳唾之私，乃苟進之常道也。況乃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斯乃夏桀、殷紂所以喪兩代，石顯、張讓所以翦二京焉。

魏世王叡幸於太和之初，鄭儼寵於孝昌之季，宗愛之弑帝害王，劉騰之廢后戮相，此蓋

其甚者爾。其間盜官賣爵，汗辱宮闈者多矣，亦何可枚舉哉。斯乃王者所宜深誠。而齊末又有甚焉。乃自書契以降，未之有也。若乃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亦有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開府，接武比肩。非直獨守幸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柚之資，剝掠將盡。齊運短促，固其宜哉。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有通州刺史梁伯和、陸翱兒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故不入此傳。大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靈厄夫左衽，非不幸也！

魏書有恩幸傳及閹官傳，齊書有佞幸傳。今用比次，以爲恩幸篇云。舊書鄭儼在恩幸中，今從例附其家傳，其餘並編於此。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者，亦附出焉。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位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美侯，諡曰敬。

叡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景穆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爲太卜中散，稍遷爲令，領太史。承明元年，^{〔一〕}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爲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獸圈，有猛獸逸，^{〔二〕}登門闔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猛獸乃退。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爲傅，郎中令以下，^{〔三〕}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爲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餘從原赦，不亦善乎！」孝文從之，得免者千餘人。

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載閹宦防致，前後鉅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賜，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陳刑政之宜。尋薨，孝文、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諡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爲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叡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揚叡，圖其捍猛獸狀於諸殿，令高允爲之讚。京邑士女，諂稱叡美，造新聲而

絃歌之，名曰中山王。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叡女妻李冲，兄子蕤，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經綰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

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諡曰定。追策叡母賈氏爲妃，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故地。

子襲，字元孫。叡薨，孝文詔襲代領都曹，爲尙書令，領吏部曹。後襲王爵，例降爲公。太后崩後，襲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後出爲并州刺史。輿駕詣洛，路幸其州，人庶多爲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云襲所教也，尙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卒，贈豫州刺史，諡曰質。

襲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由是正光中元又將營明堂、辟雍，欲徵爲將作大匠，椿聞而固辭。孝昌中，余朱榮以汾州胡逆，表椿慰勞汾胡。

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眞定縣。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宜。椿性嚴察，下不容奸，所在吏人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余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神武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諡曰文恭。及葬，齊神武親自吊送。

椿妻鉅鹿魏悅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余朱榮妻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爲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爲意。撫兄子收，〔五〕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給。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

王仲興，趙郡南樂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

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孝文在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預侍護。宣武卽位，轉左中郎將。及帝親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

武衛將軍。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爲震駭，帝遣仲興先馳入金墉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廻馬圈侍疾及入金墉功，遂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封日，車駕每臨饗其宅。宣武游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僚亦聳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爲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爲雍州大中正。

尙書後以仲興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以面啓，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乃令僮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脅。州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僚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至此紛紜，以微荒外，豈不爲國醜辱！」仲興是後漸疏。宣武乃下詔奪其封邑。後卒於并州刺史。

宣武時，又有上谷寇猛，少以姿幹充武賁，稍遷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卒，贈燕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也。父謚，陽武令。脩本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闇塞，不閑書疏。宣武親政，旬月間頻有轉授。每受除設宴，帝幸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脩能劇飲，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

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父，百官自王公已下，無不弔祭，酒饋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爲制碑銘石獸石柱，^{〔六〕}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馬射，宣武留脩過之，帝如射宮，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門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窆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客奸掠婦女裸觀，從者噂喏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爲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

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侈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諷糾其罪。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小薄。初，王顯附脩，後因忿鬪，密伺其過，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樹謀匿玉印事。高肇、甄琛等構成其罪，乃密以聞。始琛及李憑等曲事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乃爭共糾擿。遂有詔按其罪惡，鞭之一百，徙敦煌爲兵。其家宅作徒，卽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樗蒲。籌未及畢，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罪，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腹博碩，堪忍

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卽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

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絕之，以示己之疏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謙之，本名要，隨宋巴陵王休若爲將，至彭城，遂寓居淮陽上黨。

皓年十五六，^{〔七〕}爲縣金曹吏。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充孝文白衣左右。宣武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宣武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帝親政，皓眷賚日隆。時趙脩亦被幸，妬之，求出皓。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內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理舊勳，先除兗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接。皓忻於去內，不以疏外爲戚。及趙脩等敗，竟獲全。雖起微細，爲守乃清簡寡事。

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閣，寵待如前。皓旣宦達，自云本出雁門，雁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爲肆州大中正，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

立，爲山於天泉池西，採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潁，羅峙其間。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以時臨幸。

皓貴寵日昇，關豫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祇憚之。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帝爲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爲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許。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延明乃從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及。時帝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從先帝勞，更希榮舉。

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之。又直閣劉胄本爲詳薦，常感恩。高肇素嫉諸王，常規陷害，既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云皓等將有異謀。宣武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賢、陳掃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卽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處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食椒而死。

胄字元孫，後位直閣將軍。〔八〕

季賢起於主馬，宣武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司藥丞，仍主廐閑。

掃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掃靜能爲宣武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伴，官叙不異。二人皆承皓，皓亦接眷。而掃靜偏爲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略

不歸休。皓敗，掃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皓等死後，彌見幸信。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于懷中。義恭諂附元叉，叉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終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也。潔白美髭眉。司空李冲之貴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校磨奔走之役。^{〔九〕}冲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謁冲者，時託之以自通。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宣武卽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徽與趙脩結爲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父怡，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尋爲荊州大中正，出爲荊州刺史。怡乃致其母喪，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後拜金紫光祿大夫，卒，贈相州刺史。宣武每出入郊廟，脩恒以常侍兼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爲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荊州。邕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爲荊州大中正，罷。宣武崩，邕兼給事黃門。

後爲幽州刺史，貪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考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冤，邕坐處死。會赦，免。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得進膳出入，積官

至嘗食典御。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左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宣武崩，剛與侍中崔光迎明帝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侯。俄爲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進爵爲公。熙平中，侍中游肇出爲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

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承業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竊悔之云：「此近爲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爲御史中尉元匡所彈，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言於靈太后，令削封三百戶，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爲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爲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剛爲太傅、清河王懌所舉，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及領軍元叉執政，剛長子，又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嘗食典御，以爲枝援。〔一〕復領御史中尉。剛啓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己邑俸粟，賑給征人，比至軍下。明帝許之。

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叉之解領軍，靈太后以叉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爲冀州刺史。剛在道，詔暴其朋黨元叉，逼脅內外，降爲征虜將軍，餘悉削黜。終於家。永安中，贈司徒公。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頗以文詞見稱。宣武初，自主書除中書舍人。^{〔一〕}諂附趙脩，脩誅，坐徙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待之。及元叉害懌，出爲雁門太守，稱母老解郡。尋飾貌事叉，大得叉意。

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爲懌所顧待，復自母憂中起爲中書舍人。曲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爲紇執筆，承其指授。紇機辯有智數，當公斷決，^{〔二〕}終日不以爲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諛。時豪勝已，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焉。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

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余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爲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中，^{〔三〕}取驍驄御馬十餘疋，東走兗州。羊侃時爲泰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爲行

臺，與齊神武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文筆駁論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罪爲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爲秦郡公。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景穆每銜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

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爲也。尙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正、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祕不發喪。延、正二人議，以文成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

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爲愛必有趙高、閭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欵，始出馮翊重泉。欵仕石季龍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暉爲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嵩妹子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爲子，因爲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充冉閔婦。閔破，入慕容儼，又轉賜盧豚，（五）生子魯元。魯元有寵於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帝。帝爲訪其舅。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盆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爲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于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宜，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爲闖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叙用，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

魏初，禁網疏闊，人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人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爲綸緜，自後逃戶占爲紬綾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人多

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征平涼，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大官。卒，諡曰康。養子儼，襲爵。

太武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知。歷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王琚，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以泰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用，稍遷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琚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侍。後歷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又降爵爲公。扶老自平城從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卒年九十，贈冀州刺史，諡靖公。

趙默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五世祖術，晉末爲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而爲閹人，因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睢陽侯，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